

海外视野

总统大选深刻影响美国高校(下)

郭英剑

校长发声,呼吁坚守大学使命

在美国,一旦有重大事情出现,大学校长都要站出来,告诉师生员工校方的态度以及可能出台的对策。这次也不例外。在选举结果出来后的

一周内,几乎所有名校校长都发出公开信。这些公开信一般都不长,虽言辞不同,但很有共性。首先,在这些公开信中,他们几乎全都承认这次选举对一些反对特朗普的人来说是令人沮丧的结果。甚至可以说,虽然校长们的话语不多,感情也并不外露,但人们大都可以从其字里行间读到或者感受到他们的这份失望与失落。

其次,除了一些主要服务于少数族裔,即少数族裔学生(特别是黑人学生)占绝大多数的名校领导人外,包括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等美国名校的校长在公开信中,全都没有公开提特朗普的名字。

再次,虽然公开信并未表达公开的政治主张与政治信息,但大都旗帜鲜明地表达了对特朗普当选后出现的一些威胁国家和人类价值观的事件的强烈关注与公开谴责。

最后,公开信大都号召全校师生员工要团结,承担起历史赋予的责任,坚守大学的使命,强调对差异性和多元化群体的尊重和包容。并且承诺要为师生提供一个更加安全而有尊严的生活环境。

师生上书,要求所在高校成为“避难之所”

因为特朗普曾经在竞选中发誓,一旦当选就把那些非法人员驱逐出境。而且,他还表示要废止“延迟递解项目”(DACA)。此举一旦实施,将会殃及众多高校师生。

为此,高校师生在抗议之余,纷纷要求所在学校采取措施,保护那些无证的师生,其要求之一就是所在高校申请成为“避难校园”。在从11月8日以来的校园系列抗议乃至示威活动中,这一抗议活动持续时间最长,所涉及到的高校也越来越多。几乎所有美国名校都毫无例外地站出来表达心声。

布朗大学的教师大概是最早公开提出该要求的。在11月14日公开发表的一封信中,布朗大学的教师提出,我们有理由相信没有布朗大学校方的允许,布朗大学所在地的普罗维登斯警方



图片来源:百度图片

是不能进入校园的。既然很多学生、教工及其家庭会受到这一问题的直接影响,我们再次敦促校方立刻采取措施,尽快使学校成为避难校园。

11月17日,斯坦福大学数百位师生员工向校长与教务长发出公开信,同样要求斯坦福立刻采取行动使学校成为避难之地。耶鲁大学约上千位学生与校友也发出了类似的公开信。

11月21日,哈佛校报也发表了一封有350多位教师联署的公开信,要求校方采取措施保护师生,包括谴责仇恨言论,具体回应学生“保护无证学生”的请求,宣布学校为“避难之所”,重申现行录取与资助政策,拒绝透露学生的身份以保护学生的隐私,并明确表示“哈佛大学将动用各种法律与可行的手段,以在未来几个月乃至未来数年中保护哈佛的所有人员”。在这些签名的教师中,人们可以看到诸如著名美国黑人文化名人与领袖人物、哈佛校聘教授小路易·盖茨等。

普林斯顿大学的学生也走上街头,呼吁校方宣布校园为避难之所。他们在社交媒体发表的宣言中称,“对于特朗普所煽动的仇恨与暴力,普林斯顿必须明确其反对立场。”

其中,卫斯理安大学是少有的宣布该校为“避难校园”的大学。在学生的强烈呼吁之下,该校校长罗斯宣布该校将成为“避难之所”,不会采取任何形式去主动协助联邦政府递解那些仅只因为移民身份的师生。

之所以如此之多的高校师生在呼吁,但仅有几所高校宣布成为避难之所,原因在于大学可能并无权力这样去做,即使宣布了,可能也无法抗拒联邦政府的强力进入。正如布朗大学副校长克利亚特在一份声明中所说,在咨询了法律顾问后,他们了解到私立高校没有可以运用的法律条款去阻止军警人员或移民局官员进入校园。但克利亚特紧接着补充到,布朗大学非常严肃地对待支持无证学生所作出的承诺,也将继续为这些学生提供帮助,即便未来新的政府政策有变,也将一如既往地为他们提供法律与各种帮助。

百所高校校长推出联名公开信

11月18日,超过100所美国高校校长联署签名了一封公开信,敦促特朗普在对骚乱、仇恨和暴力问题上展示更为明确的立场。公开信希望特朗普能够强烈谴责骚扰、仇恨和暴力行为,并以实际行动来防止它们的发生,因为这些事情正在全国蔓延,有些还是以当选总统的名义,这让校园内外、四处各地的人们都感到恐惧。

带头组织此次活动的是本宁顿学院的校长希尔薇。在接受采访时她表示,此次大部分的联

署高校均为私立高校,其中绝大部分都是文理学院。当然,签名还在继续进行中,高校数还会继续增加。

但到目前为止,特朗普尚未对这一公开信中提出的建议作出回应。

“七姊妹女校”校长的联名抗议

在成为当选总统的第五天,特朗普宣布,史蒂芬·班农被任命为候任总统的高级幕僚,正式职位为首席战略师与高级顾问。

此任命一出,随即遭到各方的强烈反对。其中一股强大的反对声音就来自在美国有“七姊妹”之称的七所历史悠久的女校,包括现在隶属于哥伦比亚大学的巴纳德学院、布莱恩·摩尔学院、莫荷莲学院,现在隶属于哈佛大学的拉德克里夫高级研究院、史密斯学院、瓦萨学院以及卫斯理学院。

班农是一位商人和媒体人。2015年8月成为特朗普总统竞选班子的CEO,其立场就被认为是极右,即极端保守主义。他曾担任布莱特·特纳新闻网的执行主席,因其极右观点,包括其所发表的民粹主义和种族主义观点而被有些媒体称为“最危险的政治人物”。

11月21日,“七姊妹”的七位校长联名给这位候任白宫幕僚写了一封公开信。信件主要针对班农在2011年所接受的一次采访时的言论发表了评论,认为他使用了非常粗鲁的俚语去形容女同性恋,是对历史悠久的七姊妹学校的女同、女权主义者以及众多校友的一种贬低。

公开信说,作为七姊妹高校的校长,我们坚决反对这些评论话语,且请你在未来的领导岗位上采纳更为友好、通达与宽容的世界观。

不仅是七姊妹女校校长在反对,各种组织都在反对这项任命。在众多联名反对的公开信中,签名者包括1.1万名律师,还包括哈佛商学院的650名女生和校友——要知道,班农在1983年的时候,还在哈佛商学院获得了一个MBA的学位,算是哈佛商学院的校友。

尴尬而又倔强的宾夕法尼亚大学

其实,尴尬的并不只是哈佛。在这次重大历史事件中,有一所高校处于极其尴尬的地位,这就是特朗普的母校——宾夕法尼亚大学。宾大是美国常青藤名校之一,虽然已经产生了28位诺贝尔奖得主,但迄今还没有产生过总统。特朗普的当选意味着他将成为宾大历史上唯一当上了美国总统的毕业生。

域外传真

课时不等于教学质量

卡米尔·豪森

英国大学联盟要求学生完成一份自我报告,报告中要涉及他们在学术技能上的发展,如写作和批判性思维,也包括他们参加教育性活动的程度,如学生与教师以及其他学生之间的互动,还包括课程对学生来说是否具有挑战性,学生如何花费时间以及从教学活动中获得了多少经验等。

这项研究表明,与导师在一起的时间固然重要,但学生个性化学习的时间更加不可或缺。在发展学术技能方面,最成功的学生是在上课、独立学习和参加课外活动三方面保持平衡的学生。这一论断支持了之前毕业生调查的结果,该调查表明在课外参加更多活动的学生更具有就业能力——他们不仅更有可能找到工作,而且倾向于获得更好的工作。

英国大学联盟发现,对学生有益的活动包括参加体育和社会活动,以及做富有爱心和责任的志愿工作,所有这些活动都以一些令人惊讶的方式帮助学生发展他们的关键技能。而如果做有新工作,学生更有可能发展他们的学术技能。有一个兼职工作可以迫使学生更合理地安排他们的学习时间,并保证他们晚上不会太晚回来。同时,从关爱中获得的经验教训也可以帮助学生发展关键的批判性思维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志愿工作在对公民技能产生积极影响的基础上,也会更多地影响学生的就业能力。

考虑到各学科之间课时的巨大差异,我们很清楚没有单一的质量评定量度。教育机构应当个

特朗普1968年毕业于宾大著名的沃顿商学院。但特朗普只在宾大学习了两年,他1964年8月进入位于纽约市的福坦莫大学,两年后转入宾大,1968年5月毕业。

特朗普对于自己的这一学习经历感到很骄傲。在他的竞选过程中,他曾多次提到并直言:“我爱宾大。”不仅如此,他家里有多人都是宾大的校友。他的小女儿提芬妮·特朗普2016年5月刚刚从宾大毕业,获得社会学与城市研究双学位。

然而,就像在其他高校一样,特朗普并不受宾大人以及沃顿商学院人的待见。早在他竞选期间,当他不断提到自己是宾大毕业生时,就因为他所发表的那些过激的言论而令母校的师生感到极为不安与愤怒。当竞选正在如火如荼中进行、离共和党全国大会还有一周的时间,7月8日,有人在网络上贴出了公开信,告诫他:你并不代表我们!写信的正是宾大商学院的380多名师生及其家属。而在9月份的民调显示中,大多数的宾大共和党人都不支持特朗普。

在特朗普成为当选总统后,宾大校方也在第一时间安抚学生,并印刷了小册子,为可能受到伤害的学生提供帮助。大选结果宣布后不久,校园中出现了种族歧视和在网络上攻击黑人学生的事件时,宾大校方也在第一时间对此予以谴责,宾大警方也迅速介入屏蔽了相关信息,同时提高了校园的安全指数。

但总体来看,在特朗普竞选阶段,宾大的校方一直未对自己的毕业生候选人发表任何官方的看法。在特朗普当选后,媒体报道沃顿商学院告知其教授不要对媒体就特朗普发表意见。宾大的官方沉默或许也令人理解。一来,这位总统毕竟是自己的毕业生,可以批评其观点,但可能无法像其他高校那样直接点名道姓。二来,特朗普的小女儿一直在读且刚刚毕业,不直接批评或许是为了照顾这对父女新老毕业生的情绪吧。

11月9日,在竞选结果出来的第二天,宾大古特曼校长在公开声明中说:“此次总统竞选是美国历史上最令人最痛苦、最分裂和最受伤的竞选之一。无论谁赢得大选,成百万上千万人都会因选举结果而深感困扰。现在美国人民已经投过票了,那么,尊重这一结果是我们的义务……我也希望我们在宾大所坚持的那份理想——包容、公民参与以及建设性的对话——将会指导我们国家未来的新政府,而它们也一定会努力工作为每个人和所有组织创造机会、平等与发展,而正是机会、平等与发展共同构成了美国的多元图景。”

特朗普当选,乃美国悲剧?

在特朗普当选的第二天,就有评论者以“美国的悲剧”为题发表文章。但实际上,除了在竞选过程中所发出的那些“狠话”之外,特朗普的高等教育政策并未出台,也并没有提出非常明确的指向。但即便如此,他的上台对高等教育的影响将是可预见的。他所改变的将是大学文化乃至大学生生态,这才是高校师生所最为担忧的。特朗普竞选演说时的口号是,他将“使美国再度伟大”,但能否使高等教育再度辉煌,则有待观察。

以笔者之见,美国高校中的大多数人对特朗普的看法可能过于悲观了。其实,像这样不像总统样子的在登上总统宝座时,人们一片哀鸣的现象并非没有出现过。据报道,像演员罗纳德·里根当选总统时,人们对他的评价之低,大概可以与今天人们对特朗普的态度相提并论。但里根后来成为了美国历史上最受爱戴的总统之一。或许,人们真的应该像希拉里·克林顿在败选言说中所说的那样,应保持一种开放的心态,给特朗普一个领导美国人民的机会。

未来,人们也许悲观,但依旧需要拭目以待。(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记者快评

罚抄20遍,无奈之外尚有选项

温才妃

最近,西安一所高校商学院学生爆出一则新闻——某位大学生在上“概率论”课程时,因为回答不出问题,被任课教师罚抄概念20遍。这一听起来颇具中小学生的“机械罚抄”特征的做法,让人有些啼笑皆非。然而仔细想来,此事却充斥了太多无奈。

如今,高校学风不振,没有多少学生愿意预习、复习功课,也没有很多教师真正关心学生学到了多少。能够以某种方式强调学生的学业实属难得。因此,不少青年教师、市民也为此位教师叫好,认为像这样的教师已经是“业界良心”了。

诚然,一切符合教育规律的改革,教师都可以拿来尝试,即便听起来有点古怪。但事件之所以有争议,不在于动机,而在于呈现方式。毕竟正如学生所反映的那样,罚抄20遍就像中小学的套路,浪费时间却收获不多,还会加深对课程的厌恶感。虽然也有教师认为,罚抄要因人而异,概率论概念应该强化,如不学扎实,便会对解答题、定理的理解产生困难,但是否是最理想的方式,仍然值得探讨。

“黔驴技穷”是最先在笔者脑海中浮现出来的词汇。退一步说,也许罚抄对概率论课程有巩固作用,但并不意味着其他课程就要效仿、提倡。在强调学生自主学习、自我管理的大学里,对知识的掌握主要还是以理解为主,套用中小学的“老法子”做法显得过激。

教无定法。在强化化学学风的问题上,教师能否尝试一下别的方法?比如,学生回答不上来的问题,下堂课继续提问该生,直至他明白为止;在不占用课时的前提下,鼓励朋辈之间相互帮扶,优秀者为后进生补课。高校能否尝试一下,将教室改造成研讨式课堂,鼓励学生以小组交流的方式增进知识的理解,以此提高学生的兴趣?

在随后的媒体采访中,这位教师也表示:“欢迎学生就教学方法和他探讨,如果非常不满这种做法,可以和学院交流。”因此,笔者有理由相信该教师的做法更多是无奈之举,而背后暴露出的学风不振的老问题,应该引起高校重视,花心思解决。

高教视点

学科交叉,我们能做些什么

李江

尽管哈佛大学是美国最古老、最富有和最具声望的高等学府,但比起斯坦福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它在交叉科学领域的发展势头要稍逊一筹。

为此,哈佛大学已开展了改革试验,以期打造一个更开放、更有活力的合作研究社区,并希望推翻传统的学院和系所结构。哈佛校长德鲁·福斯特表示:“科学的变化是具有戏剧性的,这些试验对我们发展科学事业是至关重要的,它促使我们挣脱原有体制的囚牢。”

哈佛大学有足够的资源去完成这一挑战。该校的20个附属医院和研究机构每年能争取到20亿美元的研究基金,拥有高达350亿美元的捐赠,以及超过80公顷的土地。

但对于一直处于领跑位置的哈佛来说,从内部作出改变是很困难的。哈佛的校园内部长期独立自治,每一个学院都有它自己的领导者、行政结构、筹款途径和院系关系。有时候,来自不同学院的招聘委员会为同一个应聘的人才争得不可开交。哈佛某学院院长表示:“我们的校长、财务长和院长的权力很小,权力并不集中在中央,而是下放到具体操作的部门”。如何平衡中央指导方针和院系部门决策是值得深思的。”

无学科的试验田——奥尔斯顿计划

劳伦斯·萨默斯曾在2001年至2006年担任哈佛大学的校长。在任期中,萨默斯一直朝着提高学校中央权利的战略而努力。为此,他提拔了史提夫·海曼为教务长。海曼则设想将奥尔斯顿校区打造成一个跨学科的研究基地。在奥尔斯顿、院系之间的壁垒不再分明,来自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在同一屋檐下进行学术探讨,开展学术研究。关于跨学科的种种设想,都将在奥尔斯顿得到试验的机会。

但这一切都离不开资金的支持,于是哈佛准备起草一个宏大的计划来争取更多的筹款。发言人约翰·伯瑞克解释道,之所以要额外筹集资金,是因为已有的83%基金已被捐赠者规定了用途,例如本科生经济援助、图书馆扩大馆藏等等。对于奥尔斯顿计划来说,学校现有的资金是不足以完成的。

一些评论家担忧奥尔斯顿计划制定得过于仓促,还有许多细节仍待商榷。一些人则质疑是否有必要如此着急地扩建奥尔斯顿。另一些人则认为跨学科基地的建立和筹款太过于武断,需要更透明的行政结构和咨询。

科学家们一开始对于萨默斯的改革抱有极大的热情,纷纷成立新的研究项目,举办相关的座谈会,招聘研究生、博士后和其他职员,发表相关的论文。但随着萨默斯的离开,资金筹集停滞不前和行政班子换届,这股势头受到了遏制。一部分人没有获得原先申请的基金资助,以致研究项目难以继续。

哈佛的试验既关乎领导阶层也关乎科学。萨默斯推进了试验,但同时也引发了许多问题。“我们想要做的不仅仅是为某一专业的研究提供环境,更应是在不同专业之间建立联系。”某学者如此说道。

未来数年,哈佛在扩大和重新分配科学资源时将遇到许多问题。大学需要为跨学科研究成立相应的机构,以便能得到应有的回报,并方便参与其间的研究人员开展交流。作为一名跨学科的研究者,则需要适应新的招聘机制和晋升标准,并得做好与自己专业领域之外的科学家共事的准备。

打破院系制的束缚

传统的院系制对学科交叉是一大障碍。院系文化会催生强烈的专业认同,而这可能造成的对其他领域的偏见。因此,如何打破原有院系的束缚,让来自不同院系的科学家围坐于同一圆桌迸发出思维的火花,是当下亟待解决的。

哈佛在不同院系的界线上已作出了尝试。如在艺术和科学领域,它们在哈佛里并不是那么格格不入、无法交融。对于跨学科的研究,应该给予激励。在一些终身职位的评选中,来自其他领域专家的推荐信应与本专业的专家具有同等的效力。而在哈佛医学院,甚至明文规定来自其他领域的合作研究者的信息在晋升考核中也会被考虑。

给跨学科研究设置风险投资基金

学科发展的另一大障碍是如何进行基金资助。对于一个新颖的跨学科研究,对资助的要求不仅只是体现在资金充裕,更加看重资金到位的及时性。毕竟,当基金资助总是杳无音讯时,你又怎能怪罪于跨学科的合作伙伴是否向研究所投身到其他项目呢?相对于传统的学科研究,跨学科项目更具风险性,并且它们往往不在政府基金资助明文划分的条目里,因而难以获得政府基金的资助,它只能寻求大学里的科研经费拨款,或者是来自私人的赞助。

“风险投资家”是哈佛科学与工程委员会所扮演的其中一个角色。该委员会为跨学科研究成立了相应的种子基金,每年有75000美元的资助金额。同时,它还为首批跨学科研究生的基金资助划拨了700万美元的年度预算。(作者系浙江大学副教授)



图片来源:www.quanjing.com